

顺应论视角下的英语通用语身份建构功能研究

——以习语为例

仇伟, 张萍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南 250022)

摘要: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英语由外语变为通用语, 显现了迥异于英语作为外语的语用特征, 这触发了人们对语用身份的新考量。本研究基于顺应论, 以习语为例探析通用语背景下交际者的身份建构及其语用动因。研究发现, 英语通用语既是交际语言, 亦为身份语言; 习语的身份建构功能表现在三方面: 文化身份的标志、人际身份的操控以及圈内身份的显明; 习语的使用体现了对社交语境和心理语境的顺应, 标明了发话者调控语言的元语用意识。本研究对英语通用语背景下语用身份思想的重构及我国英语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英语通用语; 身份; 习语; 顺应; 元语用意识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 (2017) 5-0028-08

一、引言

随着政治、文化等领域交流的日益全球化, 英语非本族语者在数量上业已远超本族语者。英语社会角色的变化改变了其交际属性, 由传统的单语模式转向了多语与多文化相融的复合范式, 使交际方式、语用规约等呈现出崭新的语用特征。英语由一门外语蜕变为通用语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Seidlhofer, 2004), ELF 已成为融合多样性语言文化的交际资源, 服务于英语非本族语者的个人及公共需要 (Graddol, 2006)。ELF 的全球化语境促进了英语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 使之成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说话者的共同语言选择” (Jenkins, 2009: 200)。

近 20 多年来学界日益关注 ELF 范式下的语用特征。Hüllen (1992: 314) 区分了交际语言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和身份语言

(language of identification), 提出英语充任交际语言而非身份语言。这对术语在 ELF 语境下的交际研究中风行, 但很多学者对 ELF 的身份语言效用持排斥态度。Pözl (2003: 5) 认为, 在 ELF 背景下英语是“不含本族文化的语码” (native-culture-free code), 只用来表达交际功能, 而与其有关的文化属性不会被激活。Edmondson 和 House (2003) 指出: “交际双方用 ELF 来充当交际手段, 而不总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符号。” House (2003: 560) 主张 ELF 可视为一种辅助语, 对身份并无影响, 只发挥信息交换功能。事实上, ELF 语境下的信息交换功能不是唯一的, 表述社会关系和个人态度的互动功能 (interactional function) 亦须等量齐观。我们认为, ELF 既是交际语言, 更是交际者呈现自我、映射情感及维护友好关系的身份语言。冉永平 (2007: 8) 预言语言使用中的

收稿日期: 2017-04-14; 修回日期: 2017-06-23

基金项目: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英语通用语背景下身份语言研究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ZGWYJYJJ2016B51)

作者简介: 仇伟, 男, 副教授, 博士后,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

张萍, 女,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语用学、应用语言学

身份构建或身份体现必然成为语用学的研讨内容之一。Kecskes (2011: 609) 大声疾呼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一个焦点是“母语不同的谈话者之间的通用语交际”。本文拟探析 ELF 的身份建构功能, 透视这一功能背后的语用动因。

二、作为语用资源的身份

Gleason (1983) 指明身份 (identity) 这一术语是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 在心理分析学家 Erik Erikson 的推动下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对于身份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观念: 一种认为身份是心灵内部的 (intrapsychic), 是固定不变的; 另一种则认为身份是学得的 (acquired), 是有意识地挑选社会强加的或社会建构的角色的过程。Habermas (1979: 74) 论及的自我身份 (ego identity) 强调个体特征的社会化意识, 对上述两种观念进行了有效的调和。身份还跟认同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圈子的成员身份 (group membership)) 密切相关, 因为人们趋向于以其想融入的圈子所认可的行为来行事。这涉及到了方言、习语等语言成分的运用。

语言与身份的关系一直是身份研究的热点。以社会身份模型理论 (social identity model) (Norton, 2000) 观之, 语言是身份建构的一种工具, 而身份影响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关于语言和身份两者的依赖程度, Hornberger 和 Pütz (2006: 15) 指出: “对一些人来说, 语言绝大多数时候与身份相关; 对一些人来说, 语言某些时候与身份相关; 对另一些人来说, 语言无时无刻不与身份相关。”当今学界越来越认同身份通过话语建构这一观点, 认为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反映、塑造了语用身份。陈新仁 (2013) 将语用身份定义为语境中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对方及他者身份, 强调通过话语建构的身份可看作一种语用资源, 帮助交际者完成特定的交际目的 (陈新仁, 2014)。笔者赞同陈先生的观点, 并且认为我们每次说话都会或多或少地向听话者传达自己的身份表征信息。

ELF 语境下身份已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Baker, 2015)。Kalocsai (2009: 41) 明确指出, ELF 背景下的交际者具有多重身份是惯常而非例外。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非本族语

者已成为英语使用的主体, 即英语逐渐成为他者语言 (the language of others) (Jenkins, 2015: 52)。ELF 交际者在互动交际中积极构建临时性的言语共同体。他者对英语使用的能动性已成为他者化现象的表现, 每一个 ELF 交际者都会构建与英语本族语不完全等同, 且体现自我交际方式与社会文化身份的本我英语 (my English) (Kohn, 2011)。英语成为他者语言的趋势促使我们在关注语言信息传递的同时也关注人际和谐、交叉文化调解等非语言维度的语境变量, 并具有根据文化差异和交际语境进行动态调适的语用能力 (Baker, 2011)。有鉴于习语性表达是身份的标志 (index) (Fiedler, 2011; Wray, 2008: 19), 我们拟以习语为例探究 ELF 背景下语用身份的话语建构及其背后的语用动因。

三、英语通用语背景下习语的身份建构功能

1 习语

所谓习语, 指的是由多个成分组成的固定词组或词汇单位。根据不同的理论取向, 也可以把谚语、修辞格、名词性结构及孪生表达 (twin formula) 归为习语 (Bussmann, 1996: 533)。Jackson (2016: 66) 指出, 习语是或多或少比较固定的表达式, 其意义并非各成分意义加起来得出的总和, 并且通常是比喻性的或隐喻性的。本文将习语视为一种由两个或多个词组成的短语, 并且具有如下特征: (1) 包含谚语、格言等各种语言形式; (2) 多数情况下表述隐喻义; (3) 结构较为凝固, 功能较为固定。

习语具有表达潜势和文化负荷, 被视为地道英语的关键标杆及语言水平的试金石 (Prodromou, 2003)。但由于习语常常对英语非本族语者造成困难, 对于 ELF 语境下的习语许多学者持消极的评价, 如认为习语性 (idiomaticity) 与 ELF 交际者关系不大 (Jenkins, 2000: 220), 是个雷区 (Prodromou, 2007: 23), 抑或是一种危及交际成功的守门策略 (a gate-keeping strategy) (Seidlhofer, 2009)。应该承认上述 ELF 研究是以本族语者的英语使用为准绳的, 以此来检审 ELF 的用法有失偏颇。一方面, 从交际目的看, ELF 背景下的许多发话者 (utterer) 运用英语的目的并非与本

族语者交流,首要任务是被第一语言迥异的释话者(interpreter)所理解;另一方面,从使用方式看,ELF背景下的发话者会创造性地使用习语,这些新颖的用法对第一语言背景不同的发话者来说清晰透明。Pitzl(2009)指出,ELF和ENL(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背景下习语表达的使用迥然不同,ENL环境下习语表达是按照固定习语的方式使用的,而ELF语境下的发话者既有创新性,又有新颖性,如We should not wake up any dogs.(常规表达是Let sleeping dogs lie.)虽然ELF交际中习语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功能未受影响,意义被保留了下来。

2 习语的身份建构功能

Brewer和Gardner(1996)区分了三个层次的身份表征:个体表征(the individual level)、人际表征(the interpersonal level)和圈子表征

(the group level)。个体表征指的是个体层面具有区分功能的自我身份概念,人际表征关涉自我,象征着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概念,圈子表征是源自社会群体的自我概念。参照这种区分我们尝试从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人际身份和圈内身份三个方面探寻习语的身份建构功能。

2.1 文化身份的标识

英语使用者语言文化背景具有多元性,因而交际中出现了各种英语用法与变体。ELF成为映射和建构参与者文化身份的交际资源,ELF背景下的习语会促使交际者通过顺应语境使发话者的文化身份信息更为明晰。例如:

(1)三位朋友(Jean为法国人,Karen为德国人,Anna为意大利人)正在商讨周末计划,Jean说他要返回法国参加一个结婚典礼,不能参加Bertha的欢送会。

- [1] KAREN: have you received the e-mail for Bertha's leave?
 [2] JEAN: =yeah
 [3] KAREN: =are you going there?
 [4] JEAN: I won't be there
 [5] KAREN: why not?
 [6] JEAN: =because I'll be in France,
 [7] KAREN: a:h
 [8] JEAN: for a wedding,
 [9] KAREN: a:h [a:h
 [10] JEAN: [at the weekend...and I'll stay because...yeah
 [11] this Australian is-student is marrying this French
 [12] girl in Paris and so...so well organized...all by
 [13] interne::t
 [14] ...
 [15] KAREN: (chuckle)
 [16] JEAN: so I have to
 [17] ANNA: but it's good?
 [18] JEAN: no it's nice yeah...yeah they have picture of them
 [19] KAREN: =eh?
 [20] JEAN: =they have pictures of them you know...in Australia, [in
 [21] Katmandu, in Tibet, like
 [22] KAREN: [(laughing)
 [23] ANNA: they sent pictures...[on the internet
 [24] JEAN: [it's nice but it's a bit
 [25] ANNA: =too much eh?
 [26] JEAN: =cheesy

- [27] KAREN: [YE::AH
[28] ANNA: [YE::AH
[29] KAREN: yeah a bit too much I think (laughing)
[30] JEAN: so...blue flower we say...**fleur bleue**
[31] ANNA: why... [to say that it's cheesy?
[32] JEAN: [fleur-yeah...fleur bleue means...you
[33] know when you have these pictures with little
[34] angels of
[35] KAREN: a::h [yeah
[36] ANNA: [yeah
[37] JEAN: fleur bleu
[38] KAREN: kitsch-[kitschig
[39] JEAN: [kitschig yeah (laughter)...no it's nice
[40] pictures but you know...them travelling
[41] somewhere...it's a bit like [Tin Tin in Nepal
[42] KAREN: [it's a bit...self
[43] exposition
[44] JEAN: [yeah exactly
[45] ANNA: [yeah (Cogo, 2010)

例(1)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交际者的日常 ELF 交流。cheesy (第 26 行)描述了前文中(第 12~21 行)新婚夫妇创立的网站和上传的照片。Jean 认为 cheesy 一词没有确切阐明他要表达的意思,即 the pictures are too much but they are also sweet at the same time。相较于 cheesy,习语 fleur bleue (第 30 行)传达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意义。过去人们常常在孩子床前挂上天使的图画,以此作为保护的象征,这些天使通常手持蓝色花朵。由于 fleur bleue 可能引起误解甚至交际失败, Jean 对此进行了澄清。他首先提供了这一习语的英语翻译(第 30 行的 blue flower)。但习语意义具有 Seidlhofer(2009)所提及的单向习语性(unilateral idiomaticity)^①,文化内涵难以被受话者所理解。Jean 接着用 we say (第 30 行)对 blue flower 作出了注解,说明这是特定言语共同体选择了体现自我所属文化的习语表达式,也就是 Jean 所提到的 we。随后 Jean 进一步确认(第 32 行的 yeah)这一习语等同于 cheesy,并且阐释其来源 the pictures of little angels (第 33~34 行)。这表明习语的选择是 Jean 利用母语的語言文化资源对所指信息实施的一种语境化重构。而 Karen 在随后的会话中(第 38 行)同样利用自己母语

中的語言文化资源,选择与之相应的德语表达式,并得到 Jean 的认可(第 44 行)。在 ELF 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将本族文化带入了互动交流过程,有利于母语的語言维护。因此,习语可以定位为与文化关系密切的身份标识工具。

2.2 人际身份的操控

ELF 范式下的交际发生于带有文化制约的社交世界之中,交际者选择、构建的身份可以视为一种施为资源(illocutionary resource),藉此来实现具体的交际目标。ELF 背景下的习语不仅实现了信息的传递,还维系、管理了交际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这映照的是 ELF 背景下言语交际所揭示的人际关系身份的调控能力。ELF 总是和一定的地点、群体、活动或功能相勾连,故而习语成为了交际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生成社会意义的资源之一。习语可用于表示情感和亲和关系(solidarity),如例(2)所示。

(2)两位朋友(瑞典人 Angstrom 和意大利人 Bacillus)正在谈论意大利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古迹等。

Angstrom: Yeah but I think for me Italy is also art and music and yeah old churches and all this you (.) for example you have a garden and you find something of the Romans so in in in the

in the soil so it's full of history for me

Bacillus: **Italy is history for you?**

Angstrom: Yeah, NO

XYZ: @@@@ (Nickel, 2010: 12)

诚如 Wray (2002: 76) 所言: “文化允许的词语形式是社会身份的象征, 精通这些形式既是社会地位的标记, 也是相互信任的标记。”例 (2) 中发话者 Bacillus (意大利人) 故意曲解了 Angstrom (瑞典人) 的话语, 说出了有一个歧义的短语 *something is history to somebody*, 这一习语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理解为 *to be old hat* 或者 *water under the bridge*, 令人忍俊不禁。习语是一种象征, 可以明确表达发话者与释话者的亲和关系。ELF 语境下的习语是唤起幽默的工具, 可以创造一种轻松自在的人际气氛, 促进交际双方的人际和谐, 从而充任建构亲密友好关系的语用手段。人际关系身份的调控映现了 ELF 交际中发话者的社交语用能力的动态性。

Woodward (1997: 1-2) 认为, 身份 “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与他者或我们所居的世界发生联系。身份还标记我们与立场相同的人保持一致的方式, 以及我们与立场歧异的人保持不同的方式”。发话者构建的身份是一种标示认同取向的语用资源, 藉此达到亲近释话者的交际目的。ELF 语境下交际能力强的发话者会采用习语营造一种宽松的气氛, 在群体之内构筑一种友好平等的人际身份。

2.3 圈内身份的显明

以社会身份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1981) 观之, 个体具有多重社会身份, 自我概念源自某个圈子的成员身份以及这些成员的价值观, 个体具有圈内偏好和圈外偏见的倾向, 社会身份的取得来自圈子成员资格。交际主体需要进行动态的策略遴选, 在凸显话语信息, 标示交际主体的自身文化身份时夯实交际者之间的圈内关系 (in-group relationship)。因此, ELF 交际者的身份特征是多元的和动态的, 他们会选用恰当的语用资源, 在呈现本土文化身份的同时重建、显明临场的圈内身份。如在例 (1) 中, Jean 认为英语表达无法诠释特定的自我文化信息, 就选用了法语习语, 藉此获得了其他会话参与者的认可, 推动了交际

顺利展开, Karen 也作出了类似选择, 且得到了 S1 的首肯。这里的习语不仅凸显了交际者的文化身份, 还夯实了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 揭示了交际者的圈内身份。

(3) A, B, C, D 四位非英语本族语者留学生彼此是好朋友, 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A: is there an English expression for *guten appetit*?

B: eh the American told me they say it's eh the French *bon appetit*

C: *bon appetit* aha

D: have a [nice meal]

C: have a nice meal, yeah, **god bless the lord**

XYZ: @@@@

C: no no it's just just popped up in my mind (Nickel, 2010: 12)

在例 (3) 中英语文化是谈话的起点, 整个谈话的情景是按照不同的方向向前发展的, 最终发话者随机创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习语, 从而营造了欢愉的气氛。发话者 C (德国人) 的习语 *God bless the lord* 暗指英语惯用语 (如 *God bless you*, *God save the Queen*), 可以解读为一种嘲讽。发话者寻找一个交际惯用套语以在英语本族语文化情景下顺利进行交际。这种情景下虽说英语本族语者并不在场, 但英语依旧成为交流工具, 这为整个会话场景增添了特殊的气氛, 进而夯实了会话者的 ELF 圈子成员身份。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发话者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共同的身份, 成为了同一个圈子内的成员。

本节的讨论说明交际者在 ELF 语境下通过习语来显明其圈内身份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视作构筑局部圈内亲密关系的有力手段, 构成了一种会聚过程 (convergence), 表明发话者意图融入 ELF 这个圈子。

四、英语通用语背景下身份建构功能的顺应性分析

英语通用语背景下习语的选择涉及到人类的社会心智这一顺应性媒介, 折射了交际者的元语用意识。

1 语用身份建构的顺应性

“语用学是关于人类顺应性的科学 (pragmatics is about human adaptability).” (Mey,

2001: 214-217) Verschueren (1999: 61) 认为, 语言的顺应性指的是“使人们得以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 以便切近交际需要、达到满意度的语言特征”。Verschueren 的顺应论 (adaptation theory) 注重语言与交际目的、交际环境、交际对象之间的一致性, 认为社会的个体成员会倚重语言的顺应性, 使之充任顺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的主要工具, 藉此实现“意义的动态生成”(dynamic generation of meaning) (Verschueren, 1999: 147)。

ELF 背景下语用身份的建构必须考量顺应性的语境相关成分, 主要包括发话者和释话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及交际双方的各种心态。这种建构主要顺应社交世界 (social world) 和心理世界 (mental world) 的交际语境。社交世界指的是社交场景、社会环境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发话者与释话者在社交世界中的情况以及在心理世界中的状况会影响着 ELF 的产出和理解。从对社交语境的顺应来看, ELF 背景下的语言文化具有多元性与交叉性, 交际互动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 而是相互融合、转变和重构的过程。交际者文化身份的标识表现为 ELF 交际者将携带母语文化色彩的习语应用于 ELF 场景之中, 标明自己的身份。人际身份的操控可拉近交际者之间的距离, 消除紧张情绪, 使其能更好地参与 ELF 交际, 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圈内身份有益于构筑 ELF 圈内的亲密关系, 昭显了发话者意图融入 ELF 圈子的意图。这顺应了交际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交目标需求和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需求。心理世界涉及交际双方的认知或情感方面的因素, 如个性、情感、愿望、意向等。释话者可以根据话语推测发话者的个性、情感、愿望、动机、交际意图等。从心理语境的角度看, ELF 语境下建构的语用身份顺应了交际双方的情感需求。情感是影响交际效果的重要因素, 发展双方的积极情感成为身份建构的目的之一。语用身份体现了情感移入, 有利于拉近双方的情感距离, 实现情感趋同。

ELF 背景下的交际者动态调整自己的语用身份, 在顺应相关语境因素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交际者会根据语境的要求创造性

地建构出有别于英语本族语的语块 (chunking), 如 in my point of view 融汇了 in my view 和 from my point of view 两个习语的意义, 这展现了 ELF 交际中习语使用的可变性, 是交际管理的一种表现。ELF 语境下习语的这种创新用法映射了交际者对语言使用的创新力和语境化的再生力。ELF 语境下习语的顺应性不应解读为单向性的。习语的运用并不总是为了去顺应事先存在的语境, 选择的 ELF 语境也会顺应于习语选择。

简言之, ELF 是语境化的适应性交际活动, 是语用行为, 需要顺应社交语境和心理语境。这两种语境是动态生成、发展的各种成分的组合物。交际者都会根据他们对社交和心理世界中相关因素的假想构筑起一个用来理解当前交际的框架。

2 作为元语用意识的习语

交际者在作出语言选择之前总是依据语境和交际目标的需求从多种角度考量挑选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式才能够顺利实现交际目的。这个过程是在大脑中进行的, 属于意识的范畴。考虑到这一过程是在语言选择之前发生的, Verschueren (1999: 55-57) 及 Bublitz 和 Hübner (2007) 等学者称之为元语用意识 (metapragmatic awareness)。元语用意识对语言的调控作用在语用层面上得到了反映。如果发话者有特殊的交际需求, 在作出语言选择时元语用意识常常会较大程度上参与调控, 使得作出的语言选择具有鲜明的语用色彩。在 ELF 语境下交际者有意识地使用习语昭显了顺应过程中较高的意识凸显性 (salience)。这昭示了交际者在元语用意识下为顺应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而采用的语用手段, 习语成为了元语用意识的外显标记语, 表现出自觉程度较高的选择。

从元语用的角度审视, 习语的运用映射了发话者彰显各种身份的元语用意识。这些习语如果替换为地道的英语本族语, 虽然不会影响其命题义, 但是受话者却难以了解发话者的身份信息。交际者会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 如例 (1) 中的 Jean 和 Karen 希望利用身份的效用, 通过寻求积极的身份认同达到文化身份标识的目的。在 Jean 看来, 习语 fleur bleue 或许不为所有的会话参与者所熟知, 因此将其翻译为英语, 并且进行了框定 (通过 we say)。Jean 意

识到这一习语具有文化敏感性,故而才有意识地选用了翻译和框定的语用手段,这有益于会话参与者正确解读这一习语。

发话者选择习语建构特定的语用身份,其元语用意识发端于语用身份建构的效用性,亦即采取这种习语在发话者看来可以为自己文化身份的标识、人际身份的操控和圈内身份的显明大大增加砝码。ELF 语境下的习语映衬了元语用意识在发话者作出语言选择时给予的调控,提供了话语命题内容之外与发话者的身份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引导受话者对发话者各种身份信息的加工。ELF 背景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交际者顺应相关语境因素,为满足交际需要而对不同的语言项目进行积极主动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昭示了交际者调控语言的元语用意识。

五、结语

本文以习语为例展示了 ELF 交际语言与

身份语言的双重属性。研究发现,ELF 既能传递信息,也能在促进人际和谐、投射文化认同、融入内集团等方面发挥身份建构的功能。ELF 交际者可以策略性地运用习语建构自己的多重身份。ELF 成为他者语言,带有身份烙印,其中具体语言 E 正被弱化,而身份标识效应正被凸显。“跨文化相遇可能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语码或风格的某些方面,而对问题的预料则有可能大大提高对原本无法理解的话语的容忍度,由此加强会话参与者的解释力。”(Verschuere, 1999: 120)对 ELF 身份建构的探究会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交际过程。理论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身份如何参与话语生成和理解的过程,应用上可以依据话语的特点进行阐释,挖掘发话者如何从话题和结构层面调用语言资源策略性地进行语用身份建构,以增加交际成功的机会。

注释:

- ① 单向习语性指谈话者(第一语言说话者)使用晦暗的习语表达式,而非本族语者不能理解这些表达式。

参考文献:

- [1] Baker, W. 2011.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Modelling a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3): 197-214.
- [2] Baker, W. 2015. *Culture and Identity throug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3] Brewer, M. & W. Gardner.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 83-93.
- [4] Bublitz, W. & A. Hübler. 2007. *Metapragmatics in Us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5] Bussmann, H. 1996.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Z]. London: Routledge.
- [6] Cogo, A. 2010. Strategic Use and Perception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Poznań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3): 295-312.
- [7] Edmondson, W. & J. House. 2003. English in the World and English in the School[A]. In H. Cuyckens et al. (ed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in Honour of Günter Radde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8] Fiedler, S. 2011.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A Native-culture-free Cod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vs. Language of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3): 79-97.
- [9] Gleason, P. 1983. 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4): 910-931.
- [10] Graddol, D. 2006. *English Next: 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M]. London: British Council.
- [11] Habermas, J.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M]. Boston: Beacon Press.
- [12] Hornberger, N. & M. Pütz. 2006. An Interview with Joshua Fishman[A]. In N. Hornberger & M. Pütz (eds.) *Language Loyalty,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Recent Writings and Reflections from Joshua A. Fishma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13] House, J. 2003.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Threat to Multilingualism?[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 556-578.
- [14] Hüllen, W. 1992. Identifikationssprache und Kommunikationssprache Über Probleme der Mehrsprachigkeit[J]. *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3): 298-317.
- [15] Jackson, H. 2016. *Key Terms in Linguistics*[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16] Jenkins, J. 2000. *The Phonology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New Models, New Norms, New Goal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 Jenkins, J. 2009.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terpretation and Attitude[J]. *World Englishes*, (2): 200-207.
- [18] Jenkins, J. 2015. *Global Englishes: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M]. Abingdon: Routledge.
- [19] Kalocsai, K. 2009. Erasmus Exchange Students: A Behind-the-scenes View into an ELF Community of Practice[J]. *Apple—Journal of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1): 24-48.
- [20] Kecskes, I. 2011. Sociopragmatics and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A]. In K. Allan & K. Jaszczolt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1] Kohn, K. 2011. ELF and the Standard English Misunderstanding[A]. In A. De Houwer & A. Wilton (eds.) *English in Europe Today*[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2] Mey, J. 2001.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23] Nickel, S. 2010. Non-native Speaker English in its Own Right: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nquiry into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D]. University of Leipzig.
- [24] Norton, B. 2000.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 [25] Pitzl, M. 2009. 'We Should not Wake up any Dogs': Idiom and Metaphor in ELF[A]. In A. Mauranen & E. Ranta (eds.)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Studies and Findings*[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26] Pözl, U. 2003. Signall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Use of L1/Ln in ELF[J]. *Vienna English Working Papers*, (2): 3-23.
- [27] Prodromou, L. 2003. Idiomaticity and the Non-native Speaker[J]. *English Today*, (2): 42-48.
- [28] Prodromou, L. 2007. Bumping into Creative Idiomaticity[J]. *English Today*, (1): 14-25.
- [29] Seidlhofer, B. 2004.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 209-239.
- [30] Seidlhofer, B. 2009. Accommodation and the Idiom Principle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 195-215.
- [31] Tajfel,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2] Verschueren, J. 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 [33] Woodward, K.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34] Wray, A. 2002.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5] Wray, A. 2008. *Formulaic Language: Pushing the Boundar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6] 陈新仁. 2013. 语用身份: 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J]. 外语研究, (4): 27-32.
- [37] 陈新仁. 2014. 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 问题与主要路径[J]. 现代外语, (5): 702-710.
- [38] 冉永平. 2007. 语用学传统议题的深入研究 新兴议题的不断拓展——第十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述评[J]. 外语教学, (6): 6-10.